

一次“大话西游”式的押解

口述:李少峥 陕西省西安市禁毒支队一大队教导员
整理:胡杰

新冠肺炎疫情袭来那个春天,是我最后一次在看守所见到老杜。老杜穿戴着全套的防护装备,像个能走动的雪人。除了防护罩后面一双焦虑的眼睛,几乎让人认不出他来他了。

第一次见他,是在云南。他涉嫌贩毒,我去押解他回来。

2019年11月的一天,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公安局打来电话,说他们抓了个来自西安的贩毒嫌疑人。从这人车帮子里,查出了两千克海洛因。对方说:“唉,我们这边正在过州节,安保任务很重。要不,你们把人带回去?”

大理的州节,其实就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成立纪念日,每年的11月22日。对于当地人来说,这可是个大日子,会有很多庆祝活动的。犯罪嫌疑人姓杜,六十出头。平台上一查,呵,四次贩毒的前科。支队领导一商量,决定让我带俩民警去云南出差,把这个老杜给带回来。因为业务大队的民警都在忙案子,人拉不开,跟着我出差的俩民警,一个来自法制科,一个来自政秘科。加上我,我们三副眼镜儿。

下飞机,赶到永平县,天都黑了。第二天一早,对接工作,提取抓人、讯问视频,接收需要移交的各种证据材料,我才见到那辆藏毒品的汽车。本来,我们打算开上这辆车,把老杜直接拉回西安。可一见到车,我傻眼了:这是台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长安奥拓,算得上古董了,也不知道老杜从哪儿淘来这么个二手车。我们哥儿仨,加上要押解的老杜,带上行李,无论如何没法挤到这辆车里。怎么办呢?这辆车可是重要证据,必须带回西安。唯一的办法,就是把它先托运了。

把车开到大理,联系到托运公司,颇费周章,才将这个大物件寄走。然后,赶回永平县。第三天,把老杜从看守所提出来,押着他去机场。老杜瘦小枯干,海拔也就一米六。从体力上讲,他不具备多大威慑力,却没

想到,下午3点,赶到大理机场,人家机场公安却不让登机。

撞着鬼了!我们有押运证的,凭什么不能上飞机呢?我急赤白脸地跟人家喊。人家倒没跟我吵,而是把一个小册子拿给我看。原来,白纸黑字,民航公安局有规定,押运一名犯罪嫌疑人,需要3个人。我说,那我们不就是3个民警吗?人家又说,没错,但还少了一个人。原来,押运毒品,另外还需要一个民警。

规定是死的,可人是活的嘛。就不能通融一下?我们软话就说了一河滩,人家却说啥也不肯违规放行。没办法,我一声叹息,只好气哼哼地退掉机票。这期间,我赋了两眼老杜。老杜老老实实跟俩民警站在一边,面无表情,就像件行李一样。

用手机查了一下火车的情况,有趟大理到昆明的动车,还赶得上。我们赶紧打车出租车,往大理高铁站赶。在高铁站,让两位同事看着人,我用手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,骑行10分钟,赶到大理市公安局的一个警用装备门店,花180元,买了一副脚镣。这地方,是我在出租车上打听到的。顺便说一下,永平县公安局移交的那两千克海洛因,自始至终都在我的双肩背包里。连在火车上上厕所,睡觉,都货不离身。这东西太重要了,万一丢了,不得了。

脚镣,是为押运老杜上火车时预备的。只要上了车,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,有手铐就足够了。后来,从昆明回西安的高铁,又在成都倒车。上车、下车,有这副脚镣,我们踏实多了。

在大理机场时,我想起公安大学一位同学,好像就在昆明铁路公安上工作。翻翻电话一联系,同学先骂我,到了云南,也不事先联系。毕业多年,同学工作已经调动,但毕竟人头熟,他帮我查到了车站派出所的电话,并且跟人家打好了招呼。我电话再打过去,车站派出所负责人就如实相告:“你们借用我们的办案区,这没问题。不过,得你们自己看。我们值班的人手少,实在没这个精力。”

“好好好,已经很感谢了。我们自己看人!”我连声称谢,还真不是客气。要是没这么个办案区借用,昆明

这一夜,我们该咋混呀!

在车站派出所旁边一快捷酒店,我们开了一间房。本来,计划3个人轮流去睡一会儿。办案区那边,有俩民警看人就行了。可是,因为心里有事,我一分钟也不想睡;他俩也和我一样,睡不着。最后,只有一位回房间洗了个澡,那哥们儿有点洁癖。就这样,我们哥儿仨都在办案区坐到了天明。

高铁从昆明发车,我们总算又松了一口气。除了脚镣,老杜也像条被重新放入水中的鱼,摇头摆尾,活过来了。他开始像个复读机一样,嘴巴叨叨个不停:“唉,我是被冤枉的。我是到云南买玉的,那毒品是别人藏在我车里的,我根本都不知道哇。”老杜是西电公司的子弟,说普通话,西电公司在莲湖区,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人帮助建起来的一个大型国企,下面有十几个工厂,职工来自全国各地,南腔北调;但所有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们,却都说普通话。和许多大国企一样,西电公司自成一体,不光有自己的学校,还有自己的医院、俱乐部,当然还有福利区。其实,这个小康社会里的普通话,外人还是听得出来的,有些口音的。

离开西安时,老杜确实跟所有人都说,他是去云南买玉的。到云南,他的第一站是德宏。快到边境的时候,有一个多小时,他离开大路,走了没有监控的小路,并且拐进过一家小修车厂。毒品交易,应该就在此间完成的。毒品是放在车帮子里的,他自己可没法徒手将车内的装饰板拆下,再安回去的。

“我的卡里还有十几万块钱呢。要不,我把钱给你们一取,你们把我放了得了!”路上,像《大话西游》里唐僧,老杜小嘴不停,还试图说服我们接受他的贿赂呢。

“哎,你不是说你是冤枉的嘛,怎么要给我们钱呢?”我故作诧异,逗他。

老杜心理素质超好,把天聊死了,才不怕。这不,他又转换了话题:“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线索,让你们立功,信不信?”接下来,他就说到些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,都是些道上人贩毒的事,听着都挺热闹、悬乎。

说实话,我们的目的,就是安安心生把他押解回



西安。一路上,就得哄着他。想吃水果,他点哪种,就给他买哪种;想吃肯德基,哪怕我们自己吃碗米线,照样满足他。在成都站中转时,我其实早看出来,老头儿想吃肯德基是假,想去肯德基、往人多的地方钻,才是真。尽管戴着脚镣、手铐,老家伙照样在寻找脱逃的机会,他很清楚,回到西安,等待他的,将是什么样的下场。

高铁终于停靠在了西安北站。我们一大帮同事早早就等在了站台上,警车也开进了月台。一见这阵势,老杜吓得不轻,腿都软了,硬是被架上车的。警车闪着警灯,直接开到了绕城高速东南角的刑侦局技术处。那边,早架好了摄像机。我从背包里取出那两千克毒品,交给技术人员。技术员当场提取内包装纸上的指纹和生物检材,并且给毒品称重、化验,全程,都在老杜眼皮底下进行的。技术员解开内包装时,老杜像触了电一样,就是一哆嗦。他闭着眼睛,像根面条,就往椅子下面溜溜。

“老杜,别紧张,咱有药呢。”我熟门熟路地从包里摸出一盒阿托伐他汀钙片来:“不过,咱这药晚上11点才吃,现在吃是不是有点早?”

一听这话,老杜就睁开眼,狠狠地白了我一眼。那眼光,绝对是嗔怒中夹杂着吃惊。他肯定没想到,我怎么连他几点吃药、吃啥药都清楚啊。

老杜有心脏病不假,但并不严重,他有个饼头,对他挺好,知冷知热的。饼头微信里常常叮嘱他,不要忘了吃阿托伐他汀钙片,防止血液形成斑块。您问我怎

么知道的?嗨,一路上,我不能白翻人家老杜的手机嘛。

“这下,我完了!”老杜摇摇头,一声哀叹。既然知道这么个结果,你为啥还要再干这事儿呢?我马上问老杜。尽管48小时没睡觉,疲劳至极,可一听老杜这话,我还是来了精神。

“唉,这恐怕就是人性吧。”老杜的口气听起来,可不像个毒贩,像苏格拉底。

这就说到我在看守所最后一次见老杜。一见到我,老杜就像捞到根稻草,冲我嚷嚷:

“我跟你们说了,有人借了我的车,你们怎么不去查呢?”

“你说的都是假名字,还没有联系方式,你让我们怎么查呢?”一听我这话,老杜不说车的事儿,改为再次强调他此行的目的:

“我到云南,是买玉去了。你们不信,可以问某某、还有某某某,他们都知道。”

“你车上没有一块玉,也没有一张买玉的发票。你说,除了你从西安出发时就戴在手上的那只玉扳指,你哪儿还有玉?”我又把老杜问得没词儿了。

老杜认为,他的罪,最轻也得判无期。这是他一路上的心病。后来,法院判了他死刑。估计为这次云南“买玉”,老杜要把肠子都悔青了。

唉,像老杜这么絮絮叨叨的一个人,怎么能不想活呀!

漫画/高岳

□ 李佳

影视剧是生活的“透镜”,也是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。我们在影视剧中,可能看见生活的幻影、表象或倒影;生活未必为真,影像也不必为实;倘佯于影像之中,或可游离于生活之外。很长一段时间来,许多国产剧便持如是态度,致力于构建现实与虚构的中间地带。

而当我们打开一部冠以“荣誉”这样高端命题的电视剧时,却被一个浸满阳光味道的大远景、一组炮蘸烟火气的长镜头,拉回了生活本身。电视剧《警察荣誉》,是一部讲述普通警察、平凡警务故事的都市生活剧,它5月底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一开播即圈粉无数,获得口碑、收视双赢,引发了深切共鸣:“终于有一部有烟火气息的剧了!”平淡而琐碎,温暖而真诚,是此剧给予观众最大的抚慰。

我们几乎开始习惯警察题材电视剧走上“传奇”路线,以不寻常的故事、戏剧性冲突和出乎意料的转折来吸引观众,有时候,恨不得一集来好几个“反转”,教人提着一颗心始终放不下。而与之相比,《警察荣誉》几乎是“素面朝天的”。

一上来,就是闹哄哄的街坊,吵得人仰马翻的窄路,挤成“沙丁鱼罐头”的公交车;车上孩童啼哭声不绝于耳,派出所里忙碌的人马不停蹄,电脑上播放着视频、侦办的是一起偷盗“尿不湿”案……忙乱、嘈杂,这就是八里河派出所给人的“第一印象”。它并没有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,而是由着一组不紧不慢、晃晃悠悠的长镜头,直白地展开了充满了井烟火气的全貌。这扑面而来,“久违了”的感觉,如同北京的老胡同、上海的石库门……让人不由自主卸下架子,咧开嘴角,恨不得搬出茶水、瓜子儿来,津津有味地细品慢嚼。

《警察荣誉》的故事,同观众之间没有“隔”,每个人都很容易从中找到自己,找到身边事。为了一只鸡,两个社区吵得不可开交;丢孩子的找民警,丢小狗的也找民警;老式小区电瓶车被盗成为困扰居民的头等大事……什么是“荣誉”?还来不及想明白这个问题,几位踌躇满志的新警的“英雄梦”就在家长里短中碎成“一地鸡毛”。从这些“接地气”的琐事中,我们见到了人性最不堪的样子,遑尚不拴绳、吓坏了孩子还“倒打一耙”的刘家人,酗酒、家暴还碰瓷的古稀老汉;亦见到了凡人的无奈和善良,碰瓷老汉病人膏肓,儿子最终选择原谅,“失足少女”小莉在民警的帮助下迷途知返,除夕夜不忘致敬警官道一声“谢谢”。看着这些故事,我们不知不觉火冒三丈,又不知不觉泪湿眼眶;也许,能让人“不知不觉”就是这些小故事的魅力,可谓“润物细无声”。

平常无奇的小故事,来自真实而有密度的讲述。这些故事,是主创团队实地采访获得的,正如编剧赵冬冬所讲:“几乎每一件都是我们从生活中‘捡’来的。”全剧看似没有主线,实则每个故事皆如珍珠,被匠心独运、细密编织,放在刚刚好的位置;讲述的最佳处在于节奏,故事虽小巧有“留白”,行止之间恰到好处,绝不拖泥带水,像极了生活本身的猝不及防。剧中大量运用“长镜头”,甚至有几处直接模拟执法记录仪影像,一镜到底的质朴感,紧张感令人大呼过瘾。于是乎,看惯了警察“传奇”的观众们,纷纷在这部“去传奇”的剧前驻足,在“荣誉”这个宏大命题下,品味琐碎的滋味,思考平凡中的不凡,带着笑与泪、在滚烫的烟火气中“打滚”,体味其中真意。

人物是故事的灵魂,人物的性格命运应当与故事的推进发展水乳交融。在《警察荣誉》里,我们看不到一个带“光环”的主角,亦没有一个设定性的角色,每个人物,都热气腾腾、活灵活现,他们软弱又强大,复杂又单纯,举手投足透着亲切、可爱。

与该剧富有烟火气的故事交相辉映的,就是这群活生生的人。剧情围绕4名新警的从警路展开。虽然只有4人,身上已浸满了世态人情;4人各有短板,没有谁是“天之骄子”。农村青年赵继伟勤奋肯干,却有着功利的荣誉观,眼睛盯着“大案”看;北大硕士杨树一身正气,满腹经纶,只是不接地气,理论“影响”实际;就连两位“领衔”主角也问题百出:烈士子女夏洁受困于心结、受制于家庭,想做自己却被百般“照顾”;“搭头儿”李大为成绩垫底、话痨嘴碎,又血气方刚,古道热肠。然而,正是差异催生了火花。4位“原生态”青年凑在一起,既碰撞出友谊,也碰撞出笑料与感动。当李大为难以拆解的父子矛盾与“碰瓷老汉”父子的爱恨相交织,当夏洁内心室息的家庭与吴女士沉重的母爱相重合;当我们看到李大为师徒无助的父女情,终于理解杨树师父畸形的胜负欲……我们心中便生出对“小人物”的同理心,在真实的辛酸中读懂了选择和坚持,感动于卑微里迸发的善、泥土中长出的花。

同时,也正是问题推进了剧情。4对师徒互有长短,共同成长,故事在他们的苦恼和收获中发展,当我们从李大为的莽撞中翻出师父的陈年旧事,与夏洁师徒一起解开心结,跟着赵继伟师徒走进社区的家长里短,同杨树一起痛心于师父的遗憾……看似没有惊涛骇浪的故事,在我们心中波澜起伏、平实的小欢喜,小哀愁,碰触着我们最柔软的记忆,在强大的代入感下,我们不知何时已然走入剧情,同八里河人一起嬉笑怒骂;并在关心4位青年成长的同时,一不小心被老警们圈了粉:智慧暖心的老所长,柔肩撑起家庭、事业的教导员,面冷心热的陈师父,社区“百晓生”张师父,一身缺点的英雄曹师父……《警察荣誉》里,没有“无所不能”的大英雄,没有谁对谁的卑微,抑或伟大,亦没有真正的主角,它是一群“群像”,每个人物都是普通人,和我们一样,真诚地生活、热爱并奋斗着。

一部好剧,人物与剧情须相互贴合。《警察荣誉》就是这样,用“去主角光环”的人物搭配以“去戏剧性”的剧情,演绎出一段淋漓尽致基层警察故事。观剧时,我们时常感到无奈,抑或痛心疾首:在胡搅蛮缠的刘家人面前,好人只能以退让求和平;夏洁的善意终究未能换来吴女士的理解;警察千辛万苦破了诈骗案,受害人还是没能解开心结而自杀;杨树的师父深爱公安工作,却因自己的过错不得不永远离开……对于许多问题,此剧并未给出理想答案,留下各种“意难平”。其实,《警察荣誉》就是一幅生活的正面“全景”,当剧情减弱了戏剧性,现实的锐度便再一次划开内心的麻木,催促我们同人物一起困惑与思考;纵观全剧,无一处正面回答“何为荣誉”,而当故事接近尾声,终于“点题”时,我们的心中却已有了答案。当讲故事的人不再理想主义,理想便埋入观众心底,犹如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,必在某一天破土发芽、蓬勃生长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)

小刘的抚养问题解决了

□ 黄志佳

8月24日下午,谭女士、刘先生分别给我打电话,告诉我,双方已经过景阳法庭变更了小孩抚养关系。经过执行局、景阳法庭联动,小刘的抚养问题终于解决了。

这是一件普通的执行案件。谭女士、刘先生于2014年举行婚礼同居生活,2015年3月补办结婚登记。2015年10月生育女孩小刘。2022年6月,双方在景阳法庭达成协议离婚;婚生女孩小刘随父亲生活。刘先生于2022年8月11日申请执行局强制执行,称双方离婚后,谭女士在娘家生活,小刘被谭女士控制不能回到刘先生身边。请求法院责令谭女士将小刘交刘先生抚养。

立案后,刘先生就打电话催促。也怪不得他催,9月1日小学开学,他要准备小刘上学的事了。我打电话给谭女士,希望她积极配合执行,否则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出乎意料的是,谭女士说自己并不反对孩子回刘先生家,她随时“欢迎”法院执行。刘先生要接孩子回家,谭女士又不反对孩子回刘先生家,为什么还要申请强制执行呢?难道其中还有什么蹊跷?为了弄清事情原委,8月17日,我和书记员小罗去刘先生、谭女士住所地走访调查。

清早上班就出发。天气晴朗,加上有刘先生带路,百余里路,11点到,我们就到达了谭女士家。我们在谭女士家看到一个穿黄衣服的小女孩,活活泼爱,正在和其他孩子玩耍。

检察官与海

□ 黄喜祖

“海,真是个灵性之物……”世界海洋日来临,第二检察部检察官老田到我的办公室谈工作,谈着谈着,他突然间冒出了这么一句挺有哲思的话语。

“哦!是吗?”海是生命的发源,大家或许还能接受;如果说,将海上升到“灵性之物”高度来认识,还真有点虚幻,作为生于此长于斯的岛民,我当然知晓大海回馈给人们的是无限的风光、无尽的物产以及无穷的遐思。

数天之后,我身临其境,亲历了一场“检察官与海”公益诉讼之后,我对老田对于海的“高论”有了新的转变与认知。

那天风和日丽,我和老田及二部的几位检察官,来到位于金銮湾附近的一片海域,老田指着那片海面向我介绍,这是省级珊瑚自然保护区,被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列入南中国海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示范区,是全球环境基金援助的一个重点项目。

“可是,有一些人却不把这些海底的生灵当做宝

贝来看待。你看,这些渔排的位置,稳当狠安营扎寨在珊瑚礁海面上,不仅把那些危及珊瑚的油污倾倒入海,而且还潜水下到珊瑚礁,使用铁夹、铁钩等工具,盗取那些栖息于珊瑚礁之中的海胆、鱼虾贝类,毁损珊瑚……”老田的眼里有忧虑,有义愤。

让损坏生态者得到法治教育,吸取教训又修复生态,是东山县检察院的一项创举,也是法治教育的再度延伸。利用破坏海洋生态案件犯罪嫌疑人主动缴纳的生态修复资金,多年来检察机关监督与携手多家涉海管理单位,将近3亿尾鱼虾苗,放流到珊瑚自然保护区海域,以期改善与有效地修复海洋生态环境,使珊瑚区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得到补偿。

当一条条斑节虾、红古、真鲷等鱼苗,随波逐流、摇头摆尾地游向大海时,我真切感受到,海洋生态的“检察蓝”正在不断释放出人类友好型的“海洋蓝”,正在生发出具有生态红利的“蓝蓝效应”……

“我们报送的珊瑚保护案例,被省院列入《海洋环境保护典型案例》再度被列入全国十大案例啦!”



时隔不久,老田在电话里告诉我,语气中难掩他那股高兴劲儿。

“如今这几处非法定潜水鱼排,已经撤离珊瑚自然保护区海域,危害珊瑚资源生存的风险消除了。”昨天云开雨停,阳光灿烂,我与老田再次来到珊瑚保护区,见证整治后的那片海,他喜滋滋地对我说。

如果说,“生态护卫”“法治护航”“合力管护”之“检察蓝”,是一道法治“拦阻网”,那么,由此诠释出来生态理念,就应该是人们严格遵从的法则理念,而不应该是明知却故犯。

我想,老田所谓的“海是灵性之物”,既包蕴着对海之物产丰富、景色无边、生化万物之赞叹;更蕴含着作为肩负着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法者,那份执着的法治思维和义不容辞坚定履行职责之义务。

感悟海的灵性,也许是这位亲力亲为维护“海洋蓝”的检察官,对宽广无垠之蓝色海洋的一份由衷的礼赞!

(作者单位: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)